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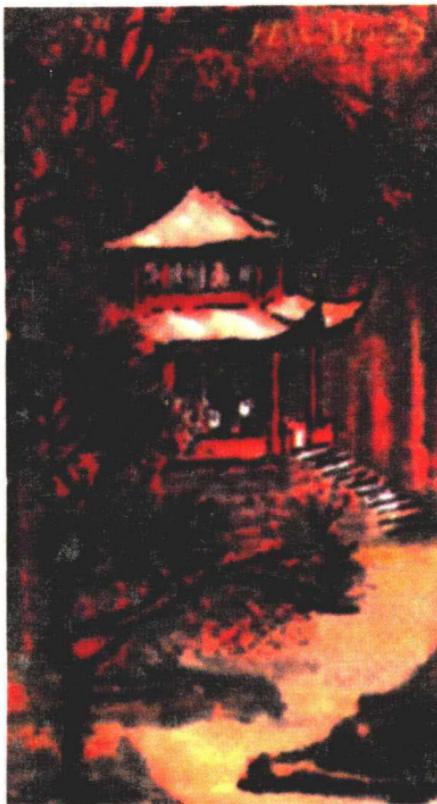
主编 / 季羨林

赵金光



吉林摄影出版社

春秋賦



卷之三

三

卷之三



春 秋 赋

赵金光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季羡林，谷向阳主编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3.3
ISBN 7-80606-247-5

I . 20… II . ①季… ②谷…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28483 号

20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春秋赋 赵金光 著

责任编辑：王保华

封面设计：龙震海

开本：787×1092 毫米

32 开 486.75 印张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2003 年 3 月 1 版第 1 次印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印数：1-30000 套

ISBN 7-80606-247-5/I·20

全套 100 册

定价：998.00 元

编 委 会

主 编：季羨林

执行主编：谷向阳 朱晓东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江 力 闫成忠

李玉洁 何慧芹

李 颖 吴 波

何 开 黄际斌

总策划：王保华

作者小传

【赵金光】笔名西溪子、仲之。1949年5月生于四川旺苍西溪。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现任北京三〇四医院院长，首都地区军队急救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大校军衔。中国医院管理学会、北京医院管理协会理事，全军医院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楹联学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诗书画研究院美术研究员。自幼酷爱文学，对楹联有较深造诣。其联，对仗工稳，意深辞美，格凋超逸。撰有《实用对联三千副》、《行业对联三千副》、《风景对联三千副》、《喜庆对联三千副》等联书。海内外征联活动中曾任评委。其诗词独俱特色，境界大，笔力豪，变化多，语言博洽、生动。常常直抒胸臆，言议英发，但并不以议论代替形象。他把纵横的议论同喷薄欲出的感情、真切客观的描写结合在一起，使诗词具有很好的艺术感染力量。他以多种古体诗来写作，以七言见长。尤其是七绝诗，写得清美精妙，机趣横生，有不少快意佳作。有专著《赵金光诗词选》行世。他攻书法，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展览并获奖。擅长美学评论，经常发表书画评介文章。赵金光的散文、杂文、诗话、科普文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章也写得好，不少作品获奖。出版了诗文集《西溪集》、《西溪二集》。其散文，文思隽永，落笔从容，语言清新，笔底流出的文学修养颇具功力。有的散文，汪洋恣肆，旁征博引，谈古论今，挥洒自如，可窥见其知识之广渊。

目 录

作者小传	(1)
雨夜	(1)
月夜	(4)
细雨谈天	(7)
小楼昨夜	(11)
小园春秋	(15)
何必问天	(18)
悟	(21)
梦	(23)
春秋赋	(26)
希冀	(29)
四十而不惑	(32)
梅颂	(34)
爱莲记	(39)
黄胄画驴	(44)
明润郁葱，清气袭人	(46)
站在长城上	(50)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秋访圆明园	(54)
潭柘寺随笔	(57)
上方山随笔	(60)
峨嵋山中	(64)
皇泽寺	(68)
武侯祠随想	(73)
行于剑门蜀道	(78)
新都记游	(81)
武陵源印象	(86)
九寨沟记游	(93)
明月清风峡	(98)
西溪	(101)
猛洞河漂流记	(105)
夜上华山	(110)
烟台之行	(114)
慧能故乡行	(118)
千山悟道	(123)
五指山中	(127)
草原秋色	(131)

雨夜

那是一个雨夜，一个富含诗意的雨夜。

雨，点点滴滴，时而淅淅沥沥，时而滂滂沱沱，雨气空蒙而迷幻，细细嗅：嗅，清清爽爽新新。

我和江韵来到茶楼，泡了一壶茶，坐在那里聊天，天南海北的聊。

我们先聊的是诗，我和江韵对诗都有着特殊的爱好。

我是小时候就受启蒙老师的影响，深深地爱上了诗的。我经常读诗，读诗的时候，我感到大自然离我很近，它以巨大的温柔笼罩着我，弥漫在我周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这诗句，对于山居的我来说，是十分亲切的。明亮的月光，照耀着山上的松林；清冷的流泉青石，闲静幽美，恬淡宜人。天籁在我耳边飘绕，灵魂在大自然的手中抚平，我欣欣然，陶陶然。

江韵也沉浸在对诗的爱情之中，他说当他灵感荒芜，激情苍白时，诗能给予很大的帮助。诗一进入眼帘，干涸的心立即细雨蒙蒙。如惊蛰的雷声，激情和幻想立即从冬眠中醒来。读诗时，如被春雨沐浴的柳枝，心灵的叶子在飘飘的东风中舞动着自在的嫩绿。

雨夜

问到江韵最喜爱的诗，他说：李商隐的诗，曾使他许久许久都在回味之中，尤其是李那首《无题》诗中：“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诗句，春蚕自缚，满腹情丝，生为尽吐，绛蜡自煎，一腔热泪，蒸而长流。李商隐出此惊人奇语，道出了许多痴情苦意。加上上句缠绵，下句沉痛，合则两美。老杜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句子，此联当之无愧。

江韵今夜谈兴甚浓，谈了诗，又谈音乐。他说，他经常走入音乐世界之中，灵魂随音乐而动，心情随音乐而悦，既感受到感情的驰骋，又感受到自由的驰骋。江韵接着说，他最喜听轻音乐，同时经常沉醉在幽咽的萨克斯中，觉得那是在向心灵诉说，萨克斯往往把他带入到一个魂牵梦绕的世界。

从音乐世界走出，我说到夏夜的读星。我在少年时的夏夜，经常走出户外，来到老宅对面山头，沐浴在星空之下，仰望天河，情不自禁地咏起杜甫的诗《天河》：“常时任显晦，秋至辄分明。纵被微云掩，终能永夜清。含星动双阙，伴月照边城。牛女年年渡，何曾风浪生。”我最关心的是牛郎织女的鹊桥会。一夜又一夜，即便在七月初七，仍不见喜鹊筑桥。我想这牛郎织女一定十分着急，一年一次相逢的机会，恐怕又失去了，难道王母真的如此绝情？星空老是这个样子，覆盖着大地，覆盖着我，我心自忧忧，夜自沉沉。

时间过得真快，时近午夜，我们还在聊的兴头上，茶馆的服务生说要关门了，只好就此打住。

我突然产生一个念头，时间能留住该有多好。

其实，这个念头不只是我产生过，美国画家艾斯特斯就利用停止在照片上的瞬间事物的细节来作画，浮士德临终前，老泪纵横地呼喊：“你停一停！”雷诺阿毕生致力于表现青春，他说几十年后，美貌和生命将随时光一起飞逝。

留住时间只是梦想，不管你心悸，还是流泪，时光总是留不住的。

月夜

一个月夜，伯之先生来访我。他是一家报社的记者，为了写一篇文章而听取我的意见。

我煎茶以待。

话人正题。因为有了准备，很快完成了他的题目。

伯之是老朋友，平时各自忙于事务，很难得在一起聊聊，今夜相逢，岂能放过。

虽是初秋天气，屋里还有些热，我们来到凉台。这时，月光下泻，一派空明，我和伯之对坐在月光下，打开了闲话闸子。

我说，前几天收到一封信，是儿时的一位叫文建的小伙伴写来的。信中说，他现在在南方的一座观察站工作，工作地点在高山上，这里比不得都市，生活单调清苦，但他十分热爱这份工作。

除了敬业的原因，”他说他的工作环境是胜境。尤其是月明的秋夜，看长天黑蓝，众星荧荧，月又大又圆又亮，仿佛离自己很近很近，他有了得天独厚的喜悦。

最使我开心的，文建说他对月的钟情，有着小时候我送给他的一首小诗的关系。

这使我想起中学时代。我就读的中学在川北旺苍双河镇，这里山高风清。秋夜，溶溶月色像奶一样泼向大地，月色里浸透着花的芳香，草的芳香。节假日的月夜，我们这些风华正茂充满猎奇心理的少年，来到野外，面对勾人心魄的月，有的痴痴地对月参禅，有的指着月亮无拘无束地议论着。

秋天过后的一个夜晚，我突发狂兴；朗颂了一首小诗，诗的前面几句是这样的：

难忘秋天，
难忘那个夜。
皎洁的月光，
照亮了我也照亮了你。
我们坦诚地说着，
我深深地陶醉在你的话里。

当我朗颂完毕，我的同桌好友文建大声叫好，后来我把这首小诗写了送他，算是感谢他的捧场。

这首小诗居然对一个同学的未来有如此之大的影响，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伯之听了我的故事，也讲了一个关于他的月夜的事。

他父亲的工作单位经常调动，他从小便随着父亲走南闯北。有一年，他们来到四川的一处山区，这里山陡壁峭，树木青翠，自然风光很美。星期天，他父亲常带他去爬山。在高山看过几次月亮后，他对月亮着了迷，以后几乎每次

爬上高峰，他都坚持要父亲留下来陪他看月亮。

伯之说，他那时感到天下的美景，莫过于秋夜月光制造的景色。

月牙初上，清亮而温柔，软光儿轻轻来到树枝，星星轻轻笑着，林中的小鸟静静地看着这月光下的一切。

月上中天，柔和清澈的光辉洒向了人间，山峰、树林、花草、河流都蒙在一望无涯的清白的朦胧的轻纱里，显得缥缈、神秘而绮丽。

伯之说，对月静坐，此时此景，给他非常非常的欢快。月光像一杯酒，一杯充满香味的酒，不知不觉地流过全身，给人一阵清爽的力。

伯之说他早离开了四川，离开了那使他迷恋月亮的山头，但他始终恋着月亮。

夜半醒来，瞧见床前明月光，心里总是暖暖的，颇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有月之认错，他感到兴奋，甚至失眠。月亮还启迪了他的灵感，望着那“皎皎曜清晕”的月亮，他似乎心境明丽，智慧频添。

伯之说，他成了月痴。

细雨谈天

宋人戴复古有诗云：“夜浮星子邀明月，雨对庐君说好秋。”

雨中说好秋，是诱人的。特别是在不会催促人，不会勉强人，不会压抑人，不会恐吓人的细雨天气。雨中坐谈，雨声淅淅，谈声切切，恨相逢太晚，恨君不早来。

雨天，人们只好呆在家中，读读书，看看电视。倦了，便站在窗前看看雨，听听雨。忽闻轻轻的叩门声，开门一看，竟是多年不见的故友。邀客进来，泡一壶香茶，坐下来聊天。

我便有细雨谈天的体会。

那一年的冬季，我来到江南的一个小镇，赶上了多年不见的雨天，雨连绵地下了一个多月。听当地人说，这种连绵雨在这里已经多年不见了。

我是为了办一件事来到这里的，正好田石兄也在这个小镇，办完事，首先要看望的便是田石。

打了电话，田石说来接我。我在招待所门口等候他，不一会就见到田石的身影，待他走近，给了我一个惊喜。多年不见的田石，还是儿时的那个模样，没有胖，也不

见消瘦，一脸的稚气。

来到田石的住处，泡了一壶茶，我们便坐下来聊。问到过得还好吗？田石说：还行。他在一家公司工作，收入不算低，凡日常所需都不缺乏，可说是小康境况吧！

谈话中，我不时的看看田石，发现他总在回避我的眼神，偶而我们对视，我看出他的眼神中有点忧伤。问及原因，田石总是把话引开。接着往下谈，我知道他的婚姻不协调，现在虽未分手，但已经不大见面了。

再往下说，田石咏道：“与子相逢俱少年，东吴城郭酒如川。如今白发知多少，风雨扬州共被眠。”这是明人袁凯的诗，小时候我们曾一起背颂过。

遥对旧事，田石感慨万千。他说他现在最高兴的事是见到故人，尤其是在雨中。细雨声声，忽客远至，握手相见，喜从中来，雨清新，话亦清新，愈谈愈喜。

天南海北地聊了一阵，我们一起来到窗前，一起听雨。

雨点打在窗前的棚子上，丁当作响。这声音像古筝，清脆悦耳，韵味十足。雨势急骤，筝声激越，如万马奔，如百鸟鸣，如鼓声起。雨势缓，音乐声跟着弱下去，如花前月下的少女低语，含情脉脉的低语。

听雨，是一种高雅的现象，古人把种种情愫，寄寓在雨中。

吴文英有“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菰叶生秋怨”的句子，这是很容易触响人的感情之弦的。隔了滔滔江水，淹没在无边无际的雨声中，思念的人还好么？李商隐的